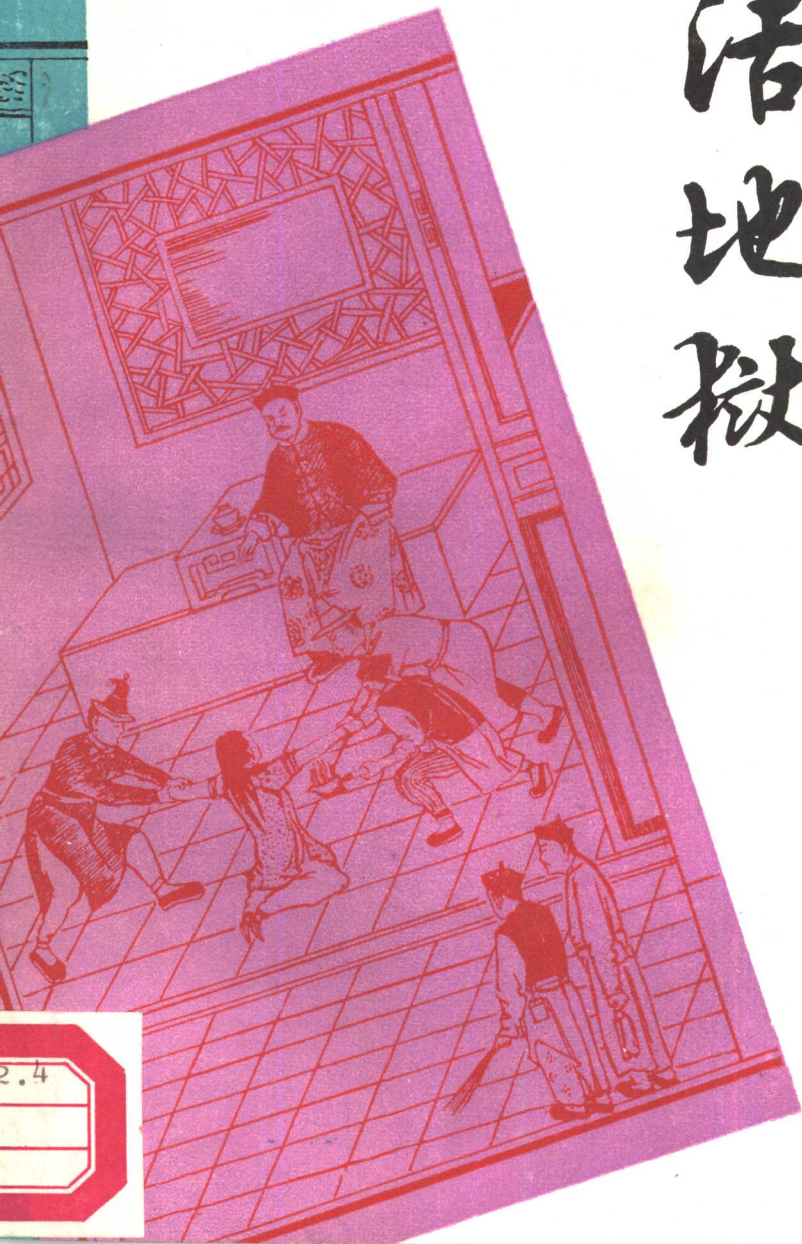


李伯元 著

● ●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活地獄



2.4

I242.4  
68

# 活 地 狱

〔清〕李伯元著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活 地 狱**

〔清〕李伯元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句容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7.75 字数 149,000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5,000

统一书号：10186·733 定价：1.05元

## 出版说明

《活地狱》是晚清著名谴责小说作家李伯元的一部力作。它由十五个各自独立的故事组成，主要描写旧时代衙门内丑恶情景。书中暴露了官僚的贪婪无耻，衙役的横行霸道，刑罚的惨酷，监狱生活的黑暗。通过书中所叙述的一桩桩惊心动魄的事件，形象地告诉读者，旧社会实在是一个暗无天日的活地狱。本书情节曲折生动，文笔犀利辛辣，艺术技巧相当成熟，是晚清谴责小说中的上品。

此书原在《绣像小说》杂志上连载。一九五六年，赵景深先生对全书加以整理，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予以重版。这次即据整理本重排，仅对个别错字及标点作了改动。特此说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五月

## 序

本书的作者是晚清小说家李伯元先生，他名宝嘉，别署南亭亭长，是江苏武进人，一八六七年生。因累举不第，就到上海来办《指南报》，再办《游戏报》和《繁华报》，后来又应商务印书馆的邀请，编辑《绣象小说》半月刊。本书就是在《绣象小说》上连载的。他于一九〇六年病死，因此本书也只编到三十九回。第四十回到第四十二回是吴趼人（《绣象小说》上用笔名菟翁）续写的；第四十三回，也就是最后一回，是茂苑惜秋生续写的。李伯元的著作，除本书外，最著名的是《官场现形记》（一九二七——一九三二）和《文明小史》（一九〇三——一九〇五）各六十回，最近都有新版印行。《庚子国变弹词》四十回（一九〇一——一九〇二）也曾由阿英校订过，一九三五年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南亭笔记》（一九二四年刊）和《南亭四话》（一九二五年刊）也不太难得。此外他还著有吴语小说《海天鸿雪记》（一九〇三——一九〇四）二十回和《中国现在记》。据周桂笙的《新庵笔记》，他还著有《李莲英》和《繁华梦》；据六艺书局的书目，他还著有《艺苑丛话》、《滑稽丛话》、《尘海妙品》以及《奇书快睹》等书。

本书是各自独立的短篇小说的结合，一共是十五个故事，只有回目的数字有连续性；长的有八回，短的一回就完。这书专门叙述各地衙门的黑暗和所施用的“残酷刑具”，那种恶毒实在是我们所梦想不到的。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上评论本书云：“由于官僚的贪污，衙门里的积弊也就丛生，衙役横行，监狱黑暗，这也是事实上的必然。李伯元在晚清真是一个有心人，他暴露了官僚，攻击了他们的贪污无耻，也用了一片婆心，揭发了衙役们的横行无忌，监狱生活的暗无天日，使读者认识人间地狱，同时并为这些受灾难的人们呼吁。他说到这一方面，真是发毗俱裂！反映他这种思想主张的，就是发表在《绣象小说》上的《活地狱》四十三回。……因为要揭发衙门里这些恶德，书里所写的，差不多全是些令人惊心动魄的事，无所不至的敲诈奸骗行为，想入非非的刑具。每当接触到一个故事，总会使人有天愁地惨之想。写的地域很广泛，事件又相当复杂。……晚清衙门里种种的黑暗，以及刑罚的残酷，从以上十五个具体事实里，是可以想见了。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社会史料书，中国监狱史，……以这样特殊有意义的姿态，出现于当时文坛，却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因为这是中国描写监狱黑暗，写惨毒酷刑的第一部书。”本书的价值从阿英的评论里，可见一斑。

李伯元的思想，是清醒的封建士大夫的思想。他痛恶官僚，有爱国心，但对于君主，却不主张推翻，因此他只要求“世上做官的人”“稍尽为民父母之心”（楔子），他只能是“为民请命”。但是，茂苑惜秋生（即欧阳巨源，详见阿英的《小说闲谈》）却推进了一步，他写出了一位看卢梭《民约论》的王

秀才，又写到天津火车站上要想丢炸弹杀死钦差大臣的革命党。最后王秀才剪了辫子，到日本去留学，在轮船上又遇见辛国明（新国民），看见了海水上的太阳。辛国明说：“中国的监狱制度真是黑暗到了极点！”这样的情景恰好做了本书余意未尽的结尾。它使今天的读者联想到现在进入社会主义的人民幸福美满的生活，现在是海洋上的红日升起来了，我们永远脱离了“活地狱”，使我们更加热爱今天的新中国。

本书的艺术技巧相当成熟，每写一件事情总能给人鲜明的印象，对于那些官吏即盗贼的嘲骂也很辛辣，只是还喜欢夸大描写，缺乏写实的成分，信手写来，不大注意结构剪裁。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

关于本书，我只是标点分段，极少改动。分段是按照事件、人物、时间、地点的转换来分的。个别错别字已加改正。删去的字句如：第十一回云，“天下妇人的心最狠最毒”。第二十二回将“长毛”改为“太平军”。全书只删去十句左右。第三十四回因故事不曾完结，最后我添了七短句（从“无赖们一声呼啸”到“早已一轰而散”）。末回下联原文是“入圈靡虱攒肤”。因为这是名家著作，所以我就格外尊重。

本书原有愿雨楼的加评，可能愿雨楼就是李伯元自己的化名。这些评语似是凑篇幅的。《绣象小说》大约每回只用三页（有时也有四页）。倘遇三页正好排满，就不加评语；倘有余纸，就加上几条评语；可见这些评语是可有可无的。我每条仔细看了一下，确是如此。但也有值得保存的：如第五

回写监牢里老囚犯虐待新囚犯，就使人感到不应该写。再看评语云：“王小三要睡觉，众犯人即将其手足吊起，始则用拳乱打，复以火灼其肉。身为押犯，而乃凌轹同类若此，岂真目无法纪哉？吾则曰：是非史湘泉一千人所纵使，若辈必不敢乃尔。”这样一说明，我们就觉得这一段应该写，并且更加痛恨吏役史湘泉这一类人了。楔子说明本书主题云：“此书之主旨专叙书差瞞上虐下情形……。然天下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彼捐大八成而来者，大抵皆将本求利也。”因此本书不仅是写书差的，也可以说是写官员的，更可以追溯到卖官的朝廷，根本就不想要好官，不想要老百姓过好日子。

今年恰好是李伯元先生五十周年的死忌，我就选择了这部从来不曾印过单行本、而相当重要的《活地狱》加以整理，来纪念这一位晚清著名的大小说家。

一九五六年四月，赵景深。



## 目次

楔子	.....	1
第一回	刁代书情让十倍润	赵稿案计赚两家钱..... 3
第二回	买牌票猜役斗词锋	押班房豪奴堕骗局..... 8
第三回	入地狱家丁尝苦境	泄春光书办破奸谋.....16
第四回	分等级班房讲价钱	苦殴打犯人索规例.....22
第五回	王佃户贪眠受恶打	苟门政见色起邪心.....28
第六回	贞姬苦肉拒奸徒	媒婆甜言骗犯妇.....37
第七回	遭讼累姑媳含冤	喉反噬员外被逮.....42
第八回	销旧案钱可通神	接新官才长折狱.....48
第九回	遇酷吏筒缺变烦难	受严刑良民负冤屈.....53
第十回	血飞肉薄民不聊生	威逼刑驱官真有味.....58
第十一回	施辣手毒比蝎蛇	造奇刑酷逾炮烙.....63
第十二回	盼佳期巧锡嘉名	轻民命迭施峻法.....67
第十三回	见公差鸡犬受虚惊	送使费虎狼饱欲壑.....72
第十四回	讲行情四人落饭店	做圈套一夜押班房.....76
第十五回	挑淑女劣役竟坍台	探亲兄贞姬重入网.....80
第十六回	见孽冤推情施小惠	做圈套同气起阴谋.....85
第十七回	咬耳朵借傲淫徒	借尸身诬成冤狱.....92
第十八回	受官刑悔为缠足妇	和重案全赖孔方兄.....97
第十九回	怨谎告空填一条命	出心裁新造两般刑... 102

- 第二十回 童子无辜因疑成狱 老翁何幸垂死庆生…107
- 第二十一回 开寿筵撒手太无情 赠钱母有心恶取笑…112
- 第二十二回 施诡计轻离亳州境 发毒疽惨死姑苏城…117
- 第二十三回 偷眼镜浪子习下流 染臂肉捕头教秘诀…121
- 第二十四回 吃面条上板凳触目堪伤  
顶贼案扳窝家良心休问…………… 127
- 第二十五回 逼孝敬徐老八吃苦 诬窝藏周子玉被拿…133
- 第二十六回 钱可通神供词全假 灾生无妄狡计难防…139
- 第二十七回 游园拖磨切口须知 发路安家非钱不应…147
- 第二十八回 读批词上控总成空 入教会平反应有望…151
- 第二十九回 争继嗣族弟放流言 许酬金讼师授秘计…155
- 第三十回 剪羽翼故友远嫌 攻腹心老姬生事 …161
- 第三十一回 算辜负三条妙计 急打点一纸呈词 …167
- 第三十二回 有理无钱贪官枉断 山穷水尽故伙输忠…173
- 第三十三回 闹除夕烈焰冲天 入地狱奇寒彻骨 …179
- 第三十四回 少年赌钱深入圈套 无赖服毒大起波澜…183
- 第三十五回 大令养痍幕友缄口 匪徒雪恨乡董毁家…187
- 第三十六回 排单五百里蓦地通风  
私橐八千金居然了事…………… 192
- 第三十七回 办招摇借端明宿案 惩顶撞判定坐长监…198
- 第三十八回 强盗为官审劫案 捕头受杖逼诬良 …203
- 第三十九回 追赃款冤囚定罪 认窝家店主逃生 …209
- 第四十回 制出新刑乡绅助虐 飞来横祸捕役栽赃…215
- 第四十一回 巧言动听误入彀中 毒手频施冤沉狱底…220
- 第四十二回 用心思黑狱尽惊魂 动手脚黄泉难瞑目…225
- 第四十三回 生僻壤鲲鹏缚翅 望海洋红日东升 …230

## 楔子

我为甚么要做这一部书呢？只因我们中国国民，第一件吃苦的事，也不是水火，也不是刀兵。倘要考究到它的利害，实在比水火刀兵，还要加上几倍。列位看官，你道是哪一件？我不说破，料想你们是猜不着的。现对列位说了吧，不是别的，就是那一座小小的州县衙门。一个衙门一个官，在朝廷本意，原是叫他们替百姓判断曲直，调处是非，有了事情，别人所不能了的，找到他就可以了；有了冤枉，别人所不能伸的，找到他就可以伸。据此说来，这个官竟是世界上的一件济世利民的好东西，怎么会有苦头给百姓吃呢？孰知太谬不然。我不敢说天下没有好官，我敢断定天下没有好衙门。何以见得？说是天下没有好官，从古到今，那些《循吏传》里的人物，是哪里来的？说是天下有好衙门，除掉本官不要说，试问那些书办衙役，叫他们靠什么呢？虽说做官有做官的俸银，书差有书差的工食，立法未尝不善，但是到得后来，做官的俸银，不够上司节敬；书差的工食，都入本官私囊。到了这个分上，要想他们毁家纾难，枵腹从公，恐怕走遍天涯，如此好人，也找不出一个。列位看官，设身处地替他们想想，衙门里的人，一个个是饿虎饥鹰，不叫他们敲诈百姓，敲诈

哪个呢？俗语说的好：“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子。”原是一肩到一肩的。又说是：“千里为官只为财。”官不为财，谁肯拿成万银子，捐那大八成的花样呢？然而做官的还有钱粮好收，漕米好收，一年到头，也赚得够了。稍些知足的人，还不肯要那桌子底下的肮脏钱。至于这些书办衙役，他们有个口号，叫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经了他们的手，没有一个放过的。唉，朝廷为着百姓，立了座衙门，谁知倒开了他们生财的捷径，你道可恨不可恨呢？而且还有一句俗语，是你们大家知道的。俗语说道：“阎王好见，小鬼难当。”谁是阎王？坐在堂上能打得人，枷得人，那个官儿就是阎王。你看他把惊堂木一拍，好不惊人！不要等到开口，人已被他吓昏了。谁是小鬼？一个衙门里头，小鬼却多得很：头一个原差，是无常鬼。票子一到，链条一套，拉了就走，拖了就跑。未曾提审，先往待质所里一送。有钱的只要花上几文，家里的人就准进去探望，商量着替他打点；无钱的只好坐着呆等。所以这待质所，有个外号，叫做“望乡台”。一座衙门里，又有一座“公生明”牌坊，提审的犯人，都要打那底下走过。到了这个时候，什么公生明，明明是不公不明，拉人到枉死城罢咧。大堂之中，公案之上，本官是阎罗天子；书吏是催命判官；衙役三班，好比牛头马面；板子夹棍，犹如剑树刀山。不要等到押下班房，禁在牢狱，这苦头已经够吃的了。唉，上有天堂，下有地狱！阴曹的地狱，虽没看见；若论阳世的地狱，只怕没有一处没有呢！所以我说它的利害，竟比水火刀兵，还要加上几倍，正是这个缘故。

因此我要做这一部书，把这里头的现象，一一都替他描

写出来。虽说普天之下，二十多省，各处风俗未必相同，但是论到衙门里要钱，与那讹诈百姓的手段，虽然大同小异，却好比一块印板印成，断乎不会十二分走样的。世上做官的人，倘能把我这本小说浏览两遍，稍尽为民父母之心，就是要钱，也不至于如此利害；或者能想个法子，把这害民之事，革除一二端，不要说百姓感激他，就是积点阴德，也是好的。俗语又说：“公门里好修行。”有眼前地狱，何妨就做些眼前功德，留个大纪念与百姓呢！正是：

世界昏昏成黑暗， 未知何日放光明；

书生一掬伤时泪， 誓洒大千救众生。

做书的本意，已经言明。且喜镇日清闲，乐得把我平时所闻所见的东西，一桩桩的写了出来，说与大众听者。

## 第一回

刁代书情让十倍润  
赵稿案计赚两家钱

话说山西大同府所辖，有一个阳高县，在府东北一百三十余里。山西地方，连年荒旱；其实内地里该钱的人，着实不少。就以阳高而论，虽说是个小小县城，城厢内外，却很有几家富户。不过那里风俗，一向是俭朴惯的，有了钱没处使用，所以越积越多。这也不在话下。

有一年，东门里有个富户，姓黄名唐。身上捐了一个员外，却不去做，人家都称他为黄员外。他家广有田地。一日佃户来报，他们家的牛，被南村里巫家的佃户牵了去，向他去讨，他非但不肯还牛，而且还把这边的人打了一顿，总要大爷惩治惩治他们，才好出这一口气。当下黄员外听了此

言，不禁三尸神暴躁，七窍内生烟，连说这还了得，忙问是哪个巫家。佃户回说是西门外巫家。原来这巫家也是一个大财主，现在当家的名唤其仁，身上亦捐了一个同知前程，也是在家纳福。黄巫二姓，本是世仇，两不相下；就是没有事，两边的人，还要寻点事出来，大家争吵两句，哪里禁得佃户如此一说，早把黄员外气得按捺不住，连忙把总管黄升唤到，叫他把县前素来做刀笔的刁占桂刁先生请了来家，同他商议。

黄升奉命去不多时，便已同了一个人来，瘦黄面孔，满脸烟气，嘴上两撇胡须，一对招风耳朵，鼻梁老光眼镜，头戴瓜皮小帽，身穿一件油晃晃的蓝布棉袍，上罩一件天青旧呢马褂，不等通报，早已跟了进来。原来这刁占桂，本是个讼棍出身，现在又蒙本县大老爷考取得一名代书，专在县衙前替人家包揽讼事，兼写状词。平时这黄府有事，都是他一人经手。今蒙呼唤，便知是买卖上门，焉有不来之理。当下走进书房，黄员外正在那里老等，一见他到，立刻起身相迎，分宾主坐下。未及寒暄，黄员外先说：“了不得，了不得。”刁占桂忙问何事，黄员外便按照佃户的话，又添上些枝叶，说了一遍，请他做个状词，叫家人抱告，去告巫家。刁占桂问道：“这边的人，可曾打伤了没有？”黄员外未及开言，佃户抢着回道：“没有打伤。”刁占桂道：“他们打你们，是谁瞧见的呢？”佃户说：“也没有人瞧见，是俺兄弟放的牛，被他们牵了去，俺兄弟去问他讨，他不还，又把俺兄弟打了一顿。俺兄弟赶回来告诉了俺，俺就来告诉大爷的。”刁占桂道：“你们的牛，怎么就知道是他家牵去的呢？”佃户道：“这也是俺兄弟

说的。先生不信，问俺兄弟便知。”当下黄员外便把他兄弟也叫了上来。他兄弟回说：“我叫王小三。今儿早上，我在田里放牛，一转眼牛就不见了。问问孩子们，都说跟着人家的牛，跑到前村里去了。”刁占桂道：“谁家的孩子？”小三回：“是俺家的孩子。”刁占桂道：“你到他家讨牛，到底看见你的牛在他家没有？”小三道：“没有瞧见。”刁占桂道：“你又来！你这件事情，一没有证见，二没有受伤，怎么好告人家呢？”黄员外道：“你别管！胡乱做张呈子罢了。从来说，小儿嘴里出真言，难道算不得证见么？”刁占桂道：“我的大爷！别的事可以乱来，这告状是不好当玩的。”黄员外道：“难道我的人，就被他们白打了一顿不成！好歹你替我想个法子。”刁占桂道：“论理呢，这件事是告不得的。告一回，驳一回，就告上十回，也不会准的。但是府上的事，不比别家，可以为力的地方，做晚的没有不为力的。冤枉他们，也要告他一状，等他吃点苦头，消一消我们大先生的气。”黄员外道：“这是全仗大力的了。”

刁占桂闭了眼睛，坐在那里，出了一会神，又颠头播脑，自言自语了一会，又躺下呼呼的一连抽了七八筒的鸦片烟，起来要了碗茶，漱一漱口，桌上有现存的笔砚，拿起来一挥而就。写完之后，递在黄员外手里，嘴里说：“这张状子，倘在别人，一定要名世之数。大先生是自家人，格外克己，别光你两只元宝罢了。”黄员外一心要看那状子，他后来的话，也未曾听清。等到状子看完，刁占桂一手接过，就往身上马褂袋里一放，说：“舍下这两天正在那里打饥荒，没有钱买米，刚要向你大先生通融通融，偏偏遇着此事。恰好一当两

便，就请叨光现惠了吧。”黄员外道：“你能保这状子一定打赢官司吗？”刁占桂道：“堂上问过之后，赢不赢在你，那要看你的神通。一张状子进去，准不准却在我。不是做晚的夸口，我自十八岁上到如今，在衙门口一连混了这四十多年，这样事情，也不知经过多少，包你批准就是了。照我们同行规矩，原是先润后墨。大先生这里，为的是自家人，所以先墨后润。”黄员外道：“一张状子，哪里要得许多！”刁占桂道：“看甚么事情！要诬告人家，我们担罪名的，大先生应得多破费两个，也好叫我们沾点光。”黄员外被他缠不过，知道不给银子，他那张状子，是断乎不肯拿出来的，只得送了他一只元宝，才换了出来。他嘴里还在那里卖情，说：“这是大先生分上。换了别人，要五百两，一丝一毫不能少我的。”跟手从怀里掏出戳记来打好，又吩咐抱告家人黄升多少话，叫佃户兄弟小三装了受伤的样子，睡在一扇板门上，叫两个人抬着；又嘱咐小三：“到了堂上只管哼哼，不要说话。无论问你甚么，都不可答应。”小三说：“记得。”他才同了黄升，拿着状子，一齐到衙门前来。

齐巧这日是放告日期，那位大老爷因为一心想做好官，生怕书差作弊，一早就身穿补服，升坐大堂，自己出来收呈子。黄升得空，便手捧状子，当堂跪下。就有一个书办走来接过，送上公案。老爷一看，知道他是黄升，便问了一声：“你叫黄升？”黄升答应声是，又回一句：“小的黄升。”老爷又把状子看了一遍，知道原告是候选员外黄唐，告的是分省同知巫其仁家佃户。两个俱是本县著名财主，不觉心上毕剥一跳，便问受伤的王小三在哪里。黄升禀道：“已经抬在外



面，求大老爷验伤，好提人伸冤。”老爷也不理他，便叫王小三上来。堂下的差人，一叠连声的叫王小三，只见两个人拿小三抬了上来，把扇板门放在地下。小三睡在上面，不能动弹，只是闭着眼睛，嘴里哼哼叫痛。老爷以为受伤过重，先叫仵作去验。仵作问他伤在哪里，他只是哼哼不开口。后来仵作急了，只好动手剥开他的衣裳，浑身验了一遍，一点伤也没有，回报了老爷。老爷不信，又亲自离座下来看了一遍，也是无伤。喝问黄升，黄升急的跪下回说他的伤在肚里。老爷道：“胡说！只有外面受伤，哪有肚里受伤的。就是筋骨受伤，外面发青发紫，也总要泛出来的。况且这件事情，既没受伤，又无证见，不是明明诬告吗？”说着，提笔在手，就要批驳不准。便有一个书办，走到值堂的稿案赵门上的身后，拉了他的袖子一把。稿案会意，便使了一个眼色与本官。这老爷原是聪明不过的，忙缩住了手，不批下去，喝退黄升，叫他下去候批。

等到退堂之后，老爷便问稿案：“刚才不叫我批驳那张状子，是甚么意思？”稿案道：“这话小的不敢说，也不敢不说。小的跟了老爷这许多年，为的是要掬个忠心伺候老爷。况且老爷辛辛苦苦，好容易捞到这个缺，为的是哪桩？这张状子，两面都是拿得出几文的。这一批驳，便没得生发了。”老爷一想不错，便说：“依你的意思，怎么样呢？”稿案道：“小的替老爷想，小的最恨他们这些人，顶欢喜打官司，乐得罚他们几文。依小的意思，先叫人去同姓黄的说，本来这状子，老爷是不准的，还要办他诬告的罪。现在要准他状子，先叫他报效数千两银子，说是做开学堂的经费。小的想